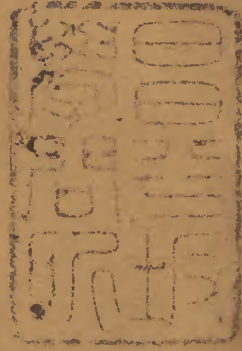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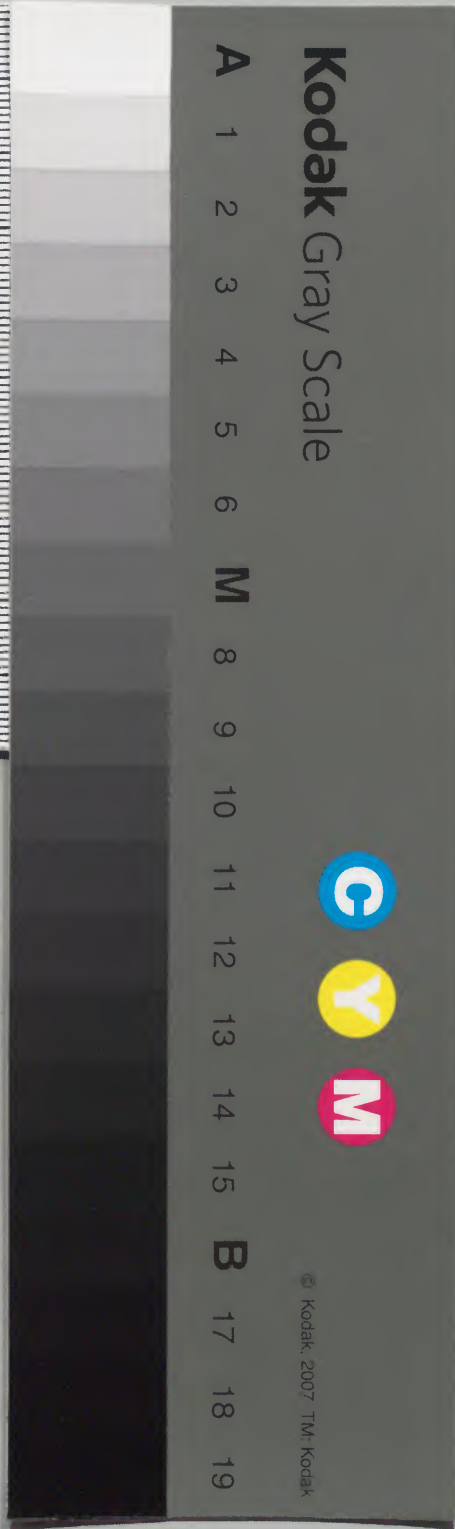


			五二六	漢書門
二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冊	架	函	號	類

論語精義七八

庫文閣内				
函	架	冊	號	類
二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14)		
函號	298	27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

子路第十三

淺草文庫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明道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淡息也

伊川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

橫渠曰爲政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范滂治民者必有以先之而勞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此其序也先其飢寒而教之以生養先其邪僻而教之以禮義堯之治民也勞之來之正之直之輔之翼之舜曰予欲左右有民禹曰德惟善政皆所以先

之也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皆所以勞之也使子路得
千乘之國而爲之終之以不倦其政亦可以庶幾於此
矣

謝曰先之所以率之勞之所以佚之

楊曰身以先之勞以勸相之則民悅而不廢事矣然以
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益曰無倦

尹曰以身先之而後勞之季路疑其未盡爲政之道而
請焉故益之以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明道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疑讀法平價

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

橫渠曰有司政之紀綱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
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范曰凡爲人上者當用人而不自用用人則逸自用則
勞逸則有成勞則無功元首叢脞舜皋陶以爲戒故爲

政之道當先有司小過者人之所不免賢才者治之所
急也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

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三者不可爲季氏宰况於

爲天下乎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先有司也舜臨下以簡御下以寬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赦小過也至於舉賢才未有不由此者也此三者治天下國家之道不止季氏之宰也

呂曰有司政之綱始爲政者不可遽革乎舊政先正其綱而已不可遽易乎舊人去其太甚而已然後徐舉賢才而任之則事不紛而人不駭治過半矣

謝曰宰有君道當治大不治小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先有司則所事者大矣小過過也故赦之赦小過則所刑者故矣疑將以與之成庶務置風聲賢才不可不舉也賢才不求則已求則爾所不知人將告之矣焉有爲善而不聞者乎

楊曰職業不分則分守不一而政廢矣故先有司有司各任其責而小過必誅焉則人唯苟免而已無樂事勸功之志雖有賢才不爲用也故赦小過而後賢才可得而舉此仲弓之問季氏之家政而已推而達之天下

也
尹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爲政之道孰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爲季氏宰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明道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也

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爲大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先生判西京國子監謂門人曰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它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佳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

做它官不得若久做它時須一一與理會

橫渠曰言從作又名正則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范曰凡有實則有名名不正則實從而亡若不君則非君臣不臣則非臣父不父則非父子不子則非子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則可以謂之君臣矣爲人盡人道則可謂之人矣名何可以不正事得其序謂之有禮禮得其和謂之有樂事不成則無序亦無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暴慢鄙詐之心入之施於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者人君所當慎用害及於人之大者也衛國自人倫至於事務名皆不正故夫子先之謝曰正名不特爲衛君而言也爲政之道當如此子路

不達以爲高遠也故孔子以爲野有名則有分守故言
順而事成者禮樂之實也因實而節文和樂之則禮樂
興民介甫曰禮樂不興則廉恥和睦之風衰而爭狠詐
僞之俗成雖有善聽者猶不能無枉也

楊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事不成則百度廢而禮樂無所錯故不興禮樂不
興則無教無教而刑之是罔民也故不中刑罰不中則
易犯而難避故無所措手足爲政而至於民無所措手
足則大亂之道也政之當務孰先於此乎子路學不足
而不能闕其所不知孔子以爲野

尹曰名不正則實將從之君君臣臣父子各能盡其
道斯謂之名正名正則分守立故言順而事可成否則
事失其序物失其和是以禮樂不興至於刑罰不中民
無所措手足衛君自人倫至於事物名皆不正孔子極
其本而言之可謂知其要矣子路反以爲迂故曰野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范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謀其大則不謀其
小故禮義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
謝曰樊遲問學稼與圃於夫子將以爲民非役志於自

殖貨財也若後世許行之學其近之乎以其不知大體也故稱小人如脅弱暴寡之事皆生於不欽服安分以服事其上易使故也用情不愛其情

楊曰樊遲學稼圃蓋欲爲神農之言非有利心也豈聞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說誤而爲此乎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稼圃小民之事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此特對大人爲言耳故以禮義信發之然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夫子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不復及其旣出則懼其終弗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遠矣故言之使知所謂不如老農老圃者意有在也

侯曰爲國家者患禮義之不立而民不信也上苟好禮義而民信之矣何患不治哉樊遲問學稼圃其心欲以此爲政也故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以抑之及其出也曰小人哉樊須也君子先立其大者何患小者之不治故曰焉用稼圃推樊遲之學則後世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者其近之乎

尹曰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樊遲舍禮義而不爲而請學農圃故謂之小人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號爲知經者果能達于政事專對乎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范曰學詩者爲其可以施之政事言語也授之以政不達者不能行之也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不能言之也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雖多聞不足貴也

謝曰誦詩而不自得不足以致用不足以致用則徒能誦之亦奚異書肆故曰雖多亦奚以爲如學禮者失其義而陳其數也窮理故授之以政而達可以言故使於四方能專對

楊曰知王政之所由廢興則授之以政必達矣得其所以言則斯能專對矣不如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雖多亦奚以爲

侯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四者學詩者苟能知之授之以政豈有不達哉使於四方豈有不能專對若或不能則誦其章句而已豈學詩者之用心哉故曰雖多亦奚以爲

尹曰季札聞詩而知國政則詩者政之所繫也不學詩

無以言則學詩者有志乎言也授之以政不能通達又不能善其言然則誦之雖多亦何以爲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范日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楊雄曰政之本在身身立則政立矣爲政之道正身而已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謝曰人信則易從故不令而行已不能行則人且不信如之何其使之從已也

楊曰正已而物正矣故不待令而從其身不正雖強之使從終必違而已矣

侯曰正已而物正者也

尹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

范曰孔子世家曰子適衛見出公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二國本兄弟之親及其衰也政亦相類故譏之也

呂曰魯衛兄弟之國也當時二國之政猶存兄弟之道謝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其齊醜則兄弟

楊曰兄弟猶所謂年兄弟也貌兄弟也言魯衛之政無大相過而已

侯曰魯衛之土地人民政事無甚相遠故曰兄弟也尹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范曰富人之所欲也其患在於貪求無厭犯禮悖義以入於亂公子荆其欲易足不求多餘內重而外物輕非誠心爲善者不能如是足以爲法矣人君富有天下其欲易足則其求易給約其一身以裕萬民其德豈不厚哉

謝曰非君子之宅心則亦苟而已

楊曰務爲完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苟而已故夫子善之

侯曰公子荆之居室也不役志於物故孔子善之

尹曰衛公子荆君子也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曰苟而已所以善之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范曰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禹平水土以居民所以庶之也稷播百穀所以富之也契敷五教所以教之也衛之人民既庶矣而無以治之故曰庶矣哉冉有善問故告之以其序求之爲政則未及此也然是言也冉有亦能行而聖人之治亦未有以易此也

謝曰庶而不富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

楊曰既庶矣當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可驅而之善此不易之道也

侯曰既庶既富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尹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富而後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伊川曰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或問爲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它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蚤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朞月而已可也綱紀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

又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及此因言陛下若以期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期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期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期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期月三年之事

范曰夫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用之期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無難故期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皆可以計成功

之時也

謝曰必欲拔本塞源略法先王謂之成近效則歲月亦可

楊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占而孚其施設之序固已前定

尹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曰誠有用我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三年可以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伊川曰勝殘去殺只是能使人不爲惡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亦未入道也

范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故爲邦百年馴致治平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若聖人爲天下則不待百年矣謝曰好德而無忤害之心則可以省刑罰

楊曰善人則無惡矣其爲邦必有可繼之道故積百年之久亦足以勝殘去殺

尹曰勝殘去殺人不爲惡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爲天下則不待於百年其化民亦不止於不爲惡而已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伊川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武問孔子曰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謂風移俗易民

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
理之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
仁非必世安可

范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故必世而後仁道成然而湯有天下身致太平豈必世
乎禹之功在堯舜之時而湯之仁亦著於夏桀之世天
下歸之久矣是亦世也至於周則成康之時仁道乃成
後之王者漢至於文帝唐至於太宗亦必世之効也

謝曰爲當時言於斯時也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仁仁
如成周行葦之時

楊曰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宜若易然矣當是時欲仁如
行葦之詩雖有王者作亦必世而後可也蓋自文武至
於成王之時爲然豈一日之積乎

尹曰甚矣仁政之大也父子相繼爲一世先儒亦以三
十年爲世雖王者必世而後仁政乃成禹之功建於堯
舜之時湯之仁著於夏桀之世周至於成康仁政乃成
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范曰先正其身而以德行仁王者之事也不能正其身
而以力假仁霸者之事也後世之治所以不及三王者
無他焉不本諸身而正其在外者也

謝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楊曰有規矩而後方圓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
圓者也

侯曰身者人之標準也苟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尹曰楊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大學曰身修
而后家齊家而后國治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伊川曰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
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
用猶當與聞之也 又曰冉有謂季氏所行爲政僭也
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 或問政與事何異曰
閔子騫不宥爲大夫曾皙不宥爲陪臣皆知此道季路
冉求未能然夫政出於君冉求爲季氏家臣家事安得
謂政是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曰季路冉有稍明

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是時陪臣執國命見聞習俗爲
常皆不知有君此言何足怪

范曰冉有仕於季氏之朝以季氏之家事爲政故曰有
政夫子正之曰其家事而已如有政夫子必聞之令不
出於君是以知非政也此所以正君臣明冉有之非也
呂曰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謝曰如冉子學於聖人者猶且言事而不及政則當時
爲國者可知矣

楊曰夫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故曰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冉子以事爲政名實紊矣故夫子正之
尹曰政者教也化也事事也冉子以事爲政故孔子辨
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伊川曰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

范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舜禹所以相戒也人君之患在於自滿人臣之患在於求容知爲君之難則能聽言矣知爲臣之難則能納忠矣古之興邦者未有不由此也言而莫予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驕逸於上臣悅佞於下古之喪邦者未有不由此也

謝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慎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楊曰知爲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臯陶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舜之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爲是而已

尹曰知爲君之難則必知欽慎持守之道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之興喪未有不由此二者於一言而興喪存焉故曰幾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范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欲近者說必自親始書曰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遠近之序也葉公之治止於一縣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爲政一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

謝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

楊曰近說遠來邇可遠在茲之意

侯曰爲政而能使近者說則遠者來矣

尹曰近者說之遠者來之是謂善政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明道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

常在近小故孔子各以切已之事答之

范曰子夏之學患在於不及欲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爲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

謝曰與四時俱者無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楊曰欲速則必至於行險見利則必至於違義尹曰子夏之病常在近者小者故以是答之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范曰父爲子隱則慈子爲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也夫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隱爲直也爭有似乎不順至於君父有過則臣子以爭爲順也隱與直反然而父子必隱乃爲直爭與順反然而臣子必以爭爲順直躬以直爲信而不知父子之道猶妾婦以順爲正而不知君臣之義也

呂曰屈小信而申大恩乃所以爲宜

謝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楊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爲之曲孰甚焉 又曰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醢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侯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天理而爲直哉故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尹曰順理爲直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所以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睥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執事

論語精義卷之十一
十一
須是敬然不可矜持太過

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知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范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不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爲容止而已非惰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爲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謝曰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意同方是時如屏氣似不息者與人忠有惻隱之意此三者性與之俱立身與之俱動豈爲夷狄而棄之哉非不可棄也不能棄也

楊曰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爲已而已非有因乎人也安土敦乎仁則豈以夷狄之殊而更其所操尹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固皆爲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棄之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

也

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
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

伊川解曰子貢之意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而夫子
所告乃篤實自得之事子貢未喻而復問其次故答以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貢
方悟而推曰然則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志求斗筲之
人何足數也志苟急於斗筲唯恐不能暴見也非盡謂
今之從政爲斗筲之人也

呂曰行已有恥者有知也使不辱命者有能也有知有
能足以爲士其次有行其次有節

謝曰行已有恥則必不爲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爲而能爲者也宗族稱孝鄉
黨稱弟亦可謂行修矣言必信行必果雖未若大人惟
義所在然亦不害其爲自守

楊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一國之善士也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一鄉之善士也故居其次言必
信行必果則一介之士而巳斯爲下謂之小人者對大
人爲言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蓋申此義以發之

尹曰子貢之問皆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
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

謝曰狂者有躐等進取之心所見常過所得如曾皙是也狷者過於不爲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爲乎

楊曰狂者過之狷者不及皆不知所以裁之者與而裁之則於中行其幾矣

侯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如曾點之狂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則其狂可使俯而就之矣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則不及者尚可勉而至之也如白棄自暴者雖不爲狂狷尚可得而進退乎尹曰中行得行中道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伊川曰有吉凶便占無恒之人更不待占 又曰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當通爲一段其間雖有子曰字然文勢隔不斷論語若此者多中行固然然狂狷亦是有常若無常則不可測度鄉愿是其一故曰不占而已矣

謝曰巫醫正賴誠意於禍福死生之際占所以考禍福死生也觀誠不誠則不占而可知

楊曰人無常心無不爲已巫醫慎疾者所賴尤不可爲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
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蓋亦不占而
已矣

侯曰易曰振恒凶則是無恒者雖巫醫不可為也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蓋謂羞辱承之可不占而知也

尹曰善夫南人之言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德
行無恒則或為羞辱承之不恒之人占決亦無所據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呂曰和則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調羹者五味相合
為和以水濟水為同

謝曰君子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不害其為和小事
同而理不和

楊曰五味調之而後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鹹濟鹹則
同而已非所以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濟故其發必
中節猶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為說猶之以鹹濟鹹
耳尚何和之有

侯曰和非同也和則雖有不可之異濟其美而已故
曰君子和而不同同非和也同惡相濟如以水濟水安
能和哉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尹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范曰子貢所問取人之法也未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
之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為其

近於鄉原也皆惡之未可也爲其近於獨立也一鄉之人必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好善則善者好之惡不善則不善者惡之欲知人之善惡者審其所好惡者而已矣善人好之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明哉人君以此察臣下則忠邪可知也

謝曰鄉人不容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害鄉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害

楊曰此與孟子論見賢見可殺而後用之殺之同意尹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其人之善惡可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范曰楊曰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君子喜人正已故不可悅以非道小人喜人從已故可悅以非道君子之性雖不可以妄悅矣然而堯畏巧言令色舜難任人夫子遠佞人不畏不難不遠則恐其悅而不自知也使人也器之堯舜之事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稷之賢皆專治一事則才之小者可知也伊尹稱湯與人不求備聖人重於責人此所以易事也

謝曰君子以道爲量無意於人之說已故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才全德備每有矜不能之意故使人也器之小人自待輕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嘗有與人爭能之意故使人也求備焉

楊曰君子樂取諸人以為善其使人也器之故易事遜志之言必求諸非道故難說小人以同己為是而忌人之勝己故說之不必其道而說而使人也求備焉

侯曰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

尹曰君子無意於人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小人唯欲人之順已故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君子使人器之不求備於人也故易事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范曰君子為善故常泰為善日不足故不驕小人易滿故常驕易滿必多憂故不泰君子與小人未嘗不相反也

謝曰泰則宜其驕而卒歸於不驕驕則宜其泰而卒歸於不泰君子在我者也皆古之制也所以安不侮鰥寡所以不驕小人懷慢人之心故驕畏人故不泰

楊曰心廣體胖故不驕虛驕而盛氣故不泰

侯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

尹曰泰則不驕驕則不泰理固然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伊川曰人之私其已也由私其已故枉道拂理譎曲邪佞無所不至彼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則不能焉故少近於仁也 語錄曰剛者強而不屈毅者有所發木者

質朴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又曰剛毅木
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
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又曰剛者堅之體發而
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
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

范曰剛者無欲無欲則無利心毅者致果致果則勇於
爲善木則無巧僞訥則無辨給此四者皆近仁之道也
未有柔而能仁未有怯而能仁未有巧而能仁未有辨
而能仁者也
謝曰要之四事皆心不縱恣者能之故近於有所知覺
楊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尹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故剛強果毅木質訥鈍者爲近
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明道曰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范曰切切者責以善也偲偲者進於德也兄弟主於愛
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也故告之以此
謝曰內善於兄弟外信於朋友非不修身者能之
楊曰朋友之交親而後有切偲之義兄弟無責善怡怡
而已皆救子路之行行

侯曰切切偲偲朋友之道也怡怡和樂兄弟之義也知
之者可以爲士矣偲偲切磋之義

尹曰切切責以善也惓惓進於德也朋友之道當然若兄弟則主於和順故曰怡怡子路剛勇所不足者中和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伊川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云又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即戎也凡看文字如七年一載百年之事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楊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則民信而服從雖即戎可也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范曰晉文公始入二年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又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又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文公霸者之事猶如此而况於王者乎以不教民戰戰而勝者以民徼倖也非上之功也戰而不勝者上之罪也

謝曰教之使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心腹以此戰也其克必矣反此則棄之之道也楊曰申令不明失伍離次則敗亡也必矣非棄之而何侯曰教民教其孝悌忠信爾非特戰陣也然戰陣在其中矣

尹曰戰危事也民不教而使之是棄之也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義同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上終

只而用之

只與此義同

其曰輝也

不輝而動之是棄之也孟子曰不輝

中矣

亦可以即或聖人度其時可矣

對曰輝其榮也非其輝也然輝則其

謝曰申令不則夫則猶夫則也必矣非棄之而向

以之則小則以則輝也其必矣又此則棄之之意也

懽曰輝之動其土取其土故于金之謂受其取也

皆土之罷也

輝只輝輝而親皆以只輝也非土之也也輝而不親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范曰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非利其祿也邦有道則諫

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富其祿者榮也邦無道則諫不行

言不聽則膏澤不下於民富其祿者恥也原憲不受非

義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

謝曰邦無道非君子志行之時而得穀其為小人也

知矣故恥

楊曰當儉德避難之時而榮以祿非枉道從之其可得

乎是足恥也

尹曰邦無道而祿未免枉其道是可恥也原憲甘貧守

道可以語此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伊川解曰人而無克伐怨欲爲仁者能之有而能制其情不行焉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舍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又語錄曰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又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爲難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它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耳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復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又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范曰克者好勝也伐者自矜也怨則多伎欲則多求此四者不行可謂難矣此易之者實多故也仁之於道不止於四者

呂曰克伐怨欲之不行可以去不仁而未可以爲仁謝曰克伐怨欲不行未必不出於仁然未足以見仁之本體其曰吾不知非直以爲不仁也

楊曰克伐怨欲常人之情易發而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為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有哉

尹曰克伐怨欲成無焉斯可謂之仁矣徒能不行焉之有而制之也以為難能則可矣此聖人開示之切惜子原憲不能再問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橫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范曰士志於道故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恥惡衣惡食與懷居者皆不足以為士也夫士猶不可以懷居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堯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為憂禹卑宮室天子之不懷居也

謝曰懷居與恥惡衣惡食同決不可以適道矣

楊曰懷居則不能徙義安足為士

尹曰士志於道何懷居之有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明道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泛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孫乃孔子之事也危猶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孫也

伊川曰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孫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孫

范曰行不可以少貶也言則有時而危有時而遜焉知國之治亂觀其士之言行而已使士而言遜其國豈不

始哉

謝曰危行以身徇道也殺身而無補君子不貴故言當遜以出之

楊曰危行以潔身孫言以遠害

侯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徇道也故危言危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禍而已

尹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爲國者使士言遜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伊川曰和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

則成章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枝葉也未有本固而枝葉不茂者也仁之爲力天下莫之能勝也故勇生焉仁譬則心也勇譬則四體也未有心壯而四體不能者也夫勇而有義乃可以不爲亂豈必能兼仁哉

呂曰有德者然後知德故能言尚辭者德有所不察仁者推愛不勇則不至尚勇者愛有所不行

謝曰本淡而未茂器大而聲闕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七八月之間溝澮可立待其涸此有言者所以不必有德也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故必有勇勇者有時無義疾貧故不必有仁

楊曰有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有言者

行或不掩焉故不必有德仁者由義而行故必有勇勇者能不懼而已故不必有仁

侯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言如聖賢之言是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狂者過之如琴張曾皙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勇者不必有仁如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

尹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安乎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明道曰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

范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

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既出而稱之者志其言之善也

謝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

楊曰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故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與其尚德而已與所謂雍之言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類則異矣尹曰南宮适以躬行為事不貴乎力取尚德之君子也夫子之不答者以其曰有天下不敢當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范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君子之行未必皆能仁也故有時而不仁至於小人則與君子反故未有仁者也夫用君子猶有不仁况小人豈有仁哉

呂曰君子志於公天下德心稍懈則流入於私小人志於私一已則不得盡其公

謝曰與易所謂小人不恥不仁之意立語不同毫忽之間心不在焉不仁也然未害爲君子

楊曰顏淵三月不違仁而已則君子而不仁蓋有矣夫侯曰君子與天地少不相似則不仁矣小人未始進君子之心何取於仁哉

尹曰盡人道者聖人之事君子行仁或未能盡之則有矣至於小人豈復有仁哉甚言小人之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范曰愛人者閔其勤勞故勞之忠於人者欲其爲善故誨之此二者出於人心而非自外之至也仁君推此以及天下其可謂民之父母矣愛之則母之親者也忠之則父之教者也

謝曰愛則不倦忠則盡誠

楊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能勿誨

侯曰愛之則唯恐其不至安能勿勞忠焉則唯恐其不聽安能勿誨

尹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而欲曉

之必反覆其辭說

子曰爲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范曰鄭小國也其爲命令必更此四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爲法矣以天下之大命令不可不慎賢人不可不衆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知也

謝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忿紓難息暴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

楊曰討論潤色以衆賢爲之故其交鄰好論民志無失辭焉古之辭命皆足爲後世法亦其討論潤色之詳也侯曰鄭小國也其辭命若可觀者能者草創之明者討論之文者修飾之智者潤色之其周如是故可觀也

尹曰命政令也當春秋時鄭以區區小國而能自立大國之間者得人而善用之故也况有天下者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范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惠其一也語其德行惠爲多焉故曰惠人則其不足者可知矣子西無所取故曰彼哉彼哉子產養民者也未及爲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知禮爲政不主於惠而主於義予奪如此則惠大矣奪之而人不怨者心無私也無私然後人道盡故曰人也謝曰猶衆人之母斯惠人也然不害其爲愛人子西之事無足道故曰彼哉彼哉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非怒以過奪故人服當世時天下駢亂甚矣

疑微管仲幾不足以克之故夫子取之也

楊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曰惠人而已者舉其盛也彼哉彼哉者蓋外之者也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奪之以義而當理故也人無是非羞惡之心非入也有而當其實斯為人矣

侯曰管仲以人道治人故人誠服而無怨後世如武侯之於李平廖立也近之

尹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彼哉彼哉無所取也誅有罪而被誅者不怨其政可知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伊川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范曰此爲伯氏而言也唯君子能安於貧自非君子其不怨者鮮矣處富易處貧難天下之情一也

謝曰貧如與仁同過者無怨所以爲難富如與仁同功者無驕所以爲易

楊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義分不能也

侯曰怨甚於諂非學者不能無故貧而無怨難富者怨之府稍自愛者不敢以富驕人故富而無驕易

尹曰處富易處貧難人之情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明道曰孔子言公綽之不欲則其仁可知矣優爲趙魏老而不可爲滕薛大夫滕薛小國政繁事紊綱紀不立

法度不明而趙魏綱目舉故也

范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

謝曰老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者

楊曰知之弗豫枉其材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尹曰老者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之任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可於滕薛善爲國者使人各欲當其才而已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義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息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明道曰兼此數人之所長而聞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言成人之難也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謂信也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又其次者也

伊川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若孔子以謂成人不出此三者武仲智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又曰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又曰語今之成人者只是語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又曰合此四人之偏文之以禮樂方成聖人則盡之矣 范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臧文仲知而已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卞莊子勇而已其餘不足稱也公綽能自克於不欲而未能無欲無欲則能剛如公綽者寡欲而已如冉求者多才而已皆未足爲學也故不得爲成人兼四子之能而文之以禮樂此古之成人也禮所以立樂所以成學至 後可以爲成人矣若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

謝曰成人雖未至於聖人然不可以一事名矣蓋其具人道者也未可謂之聖人特尚可以體質論故也若武侯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而又潤色之以禮樂則於酬酢應變蓋有餘地矣今之成人見利息義則不爲利回見危授命則不爲威惕亦豈苟然者 楊曰得其一體不可爲成人成人其具體者也故有四子之才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爲成人而已尚非其至也今之成人何必然則所與又下矣見利息義則不欲者斯能之見危授命則勇者斯能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忠信者斯能之雖未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世道衰微而責人以備則人將自絕於成人之列非所以與人爲善也與文王之爲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謂之文同意 或問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

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亦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曰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尹曰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能盡夫成人者也臧武仲知之明孟公綽守之篤卞莊子行之勇冉求藝之多兼此四人之長而文之以禮樂則亦可以爲成人矣臨利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言而有信義此三者又可以爲其次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范曰喜怒哀樂發而後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公明賈之言無不中理此君子之成法也公叔文子未必皆能知之故曰豈其然乎疑之也

謝曰公叔文子當時賢者恐於聖人之事有未足耳如公明賈之對非禮義充溢於中時措之宜者不能故夫子謂豈其然乎

楊曰公明賈之言其義則是疑非公叔文子所及也君子與人爲善不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爲疑辭以語之

侯曰公明賈之言恐有溢美故夫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尹曰如公明賈之言則是成德之事也公叔文子未必能至於此故曰豈其然乎未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范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見利而不顧義是以陷於大罪此由其好知不好學也時人或以武仲存其先祀爲賢故夫子正之

謝曰以利害動之之謂要武仲迄奔齊則其居防以請必有恃而敢然魯之立爲後蓋亦不得不然知則知矣而非臣道

楊曰臧武仲如防卑辭以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君焉故夫子言之亦春秋誅意之義也

侯曰人臣之事君也君命之而已求後於君非要而何
尹曰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伊川解曰譎不正也詩序云主文而譎諫是也晉文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就之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揜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而揜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文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之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 又語錄曰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

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揜其正齊桓公
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揜其
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
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范曰此爲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心正而行譎召王是也
故終之以譎齊桓公心譎而行正伐楚是也故終之以
正夫苟有善心必行正事行不正而曰我心善未之聞
也晉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爲譎初雖不
善其後能改者聖人貴之故周公稱祖甲列於三宗齊
桓公心非不譎也而所行復正是以爲正考桓文之事
人君可不慎其所行也

謝曰張先生謂重耳婉而不直小曰直而不婉

楊曰晉文公召王以諸侯見而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蓋不與其召也又書曰公朝于王所言諸侯自朝于
王蓋不與其以也文公有勤王之心而不知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故
其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故曰正而不譎
然此特假之彼善於此而已非至正也與管仲稱如其
仁同義

尹曰臣師程頤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也懼其不
能而召王就見之人見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
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公本怒蔡姬而侵蔡懼
其不義也因伐楚而責其職貢其用心本譎而其所執
者正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顯晉文勤王

論語精義卷第七下 十三
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
慎其所行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伊川解曰子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
不仁未如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為
仁人則可也仲之於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

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
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
爭為不義將自免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其功而
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匹夫匹婦執信知其死而已所謂莫之知也者不復能
知權其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春秋桓公之入也
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納糾
左氏誤多子字
公穀之言是也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者蓋非齊
人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非以不正而舍之也直
反覆而背之耳若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
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
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

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無死爲可耳後人能審其本末然後見義之所當也 又語錄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矣 又曰齊侯死諸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稱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 或問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見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殺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又曰仲尼謂管仲如其仁蓋言其有仁之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

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 又曰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但稱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為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功則甚害義理也 或問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

范曰管仲不死子糾而相桓公子路子貢責之以義而夫子稱其仁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仁之大也彼死於子糾之義豈可以易此哉聖人之於人責其大而不責其細取其多而不取其少故不責管仲之不死而責其不知禮死於子糾有不足為非管仲所難故不死不為苟生而相桓公不為利所以為仁也 謝曰不死未足以見管仲之仁然不死非不仁也當是時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知桓公可以有為也而愛其死以有待故與匹夫匹婦感慨自殺者異自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無左衽之患則仁可見矣 楊曰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曰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左氏曰納子糾公殺皆曰納糾其義當以公殺為正以齊繫小白者明小白之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管仲相之又射桓公中鉤焉則濟惡以

成其亂者也及其敗亡也又烏得而讐桓公哉知其罪而請囚焉聽命於齊正也桓公既入取子糾而殺之則已甚矣故卒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書子所以惡齊也然管召之於糾既嘗相之委質爲臣矣以其分言之蓋可以死也然而爭非其義則可以無死矣可以死可以無死故召忽死之爲傷勇管仲不死爲徒義孔子所以稱其仁而與其不死也方齊之未有君也諸公子在外先入者得之人臣各爲其主用烏敢貳哉其射桓公也非有私焉忠於其主而已故管仲處之不自以爲嫌而桓公遇之不得以爲罪義固然也使管仲之射桓公出於其私焉則義之所必誅尚得而相之乎若召忽之死是亦志仁而已故孔子不斥言其非謂其無惡故也

仲素問孔門弟子皆不許之以仁獨許管仲何也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子路等未必能爲之然路徑自別若使子路必不肖恁地做學之爲王者事久矣詭遇得禽雖若丘陵弗爲也又問那裏見它詭遇處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皆是詭遇且賺得入手做將去不問尹曰子路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不仁故子曰不死之不仁未若九合之仁也九合者仁之功也非以仲爲仁人也臣師程頤曰威公兄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管仲輔弟以爭國而威公殺之仲與之同死亦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勉以期後功亦可也故孔子稱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執信不復知權輕重者哉春秋書威公之人也曰齊小白入于齊書魯之納子糾也曰公

伐齊納糾威公子糾之正否子路子貢之所知故夫子之答獨言其可以不死焉使管仲所輔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可謂反覆不忠之士雖有後功何足道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范曰臧文仲下展禽夫子以為不仁文子無心於貴賤彼已而惟賢是與可謂仁矣文者仁之著見于外者也呂曰與家臣同升而無嫌上賢之至也物相雜故曰文不專於貴貴而雜之以上賢此所以為文

謝曰無媚嫉上人之心故能舉賢才謂之文謚法有如此者

楊曰尚賢而有禮斯可為文矣

侯曰物相雜故曰文能進賢退不肖所以文之也故可以為文

尹曰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舉之孔子謂之竊位公叔文子舉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范曰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以靈公之無道也而有人焉猶足以不亡况其有道任賢使能何可當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必無敵於天下矣謝曰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其德未必優而其才可使也

靈公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
楊曰官得其職則紀綱法度猶存焉故雖無道而不喪
侯曰官得其人則政事舉君雖無道紀綱存焉奚其喪
尹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焉猶足以
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
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明道曰能言不怍者難

伊川曰所爲言之不愧

范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言之不慚則爲之必難矣
君子之言行相顧言之必可行也行之必可言也有諸
已則言無愧言不過實可履而行此所以爲難也

謝曰爲不善者言之亦怍言之可怍而不怍則寡廉鮮
恥何所不至故難與爲道

楊曰其言之不怍而行欲必揜焉則爲之也難矣此古
者所以言不出也

尹曰能爲者不敢輕言其言之不慚者必未能爲之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
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明道曰陳恒弑君夫子請討當時夫子已去位矣 又
曰孔子請討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義

伊川曰孔子之時大倫亂矣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卽

弑君父是不可一朝居也必變而後可魯有三桓無以
異齊何以孔子雖小官必仕於魯只是修周公之法齊
既壞大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并其法
壞之亂甚於魯故其弑亦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欲以
爲兆得可爲處便爲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一事
正則百事自己不得傳言以魯之衆伐齊之半此非孔
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較力借使言行則亦
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 又曰陳恒弑其君
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
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
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
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是顏回
使席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
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范曰孔子老矣國有大事必告焉從大夫之後故也臣
弑其君者天下皆得而誅之而齊強魯弱常困於齊故
魯之君臣皆以爲齊不可伐孔子所言者義也得其義
則強失其義則弱使魯能用孔子豈其強而已矣言而
不行則明其義以示後世故告于君又告于二三子不
可則止告在已而行之者在君與相也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之時已無君
臣父子矣故景公死十年陳氏三弑其君遂滅齊國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

呂曰使魯從孔子而討陳恒則湯征葛伯之舉也何患

天下之無助乎

謝曰當是時齊強魯弱陳成子弑簡公雖人心所不其與而魯之君臣不敢加兵畏非敵故也能順人心行天討魯其憂不足以霸諸侯一天下乎師出有名戰必克矣夫子沐浴而朝豈止盡吾職事也哉蓋欲仗大義以卜天意

楊曰孔子從大夫之後則與謀其國之政故隣有賊義當討之不敢不告沐浴而後朝者國有大事敬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魯諸侯也而請討之蓋當是時周雖衰微天下猶以爲君也征伐宜自天子出使魯君從之則孔子其使於周而請命乎以天子之命討之則周之威令將復行於天下而王業之興其基於此矣魯之君臣皆莫之從也庸非天乎

尹曰孔子雖去位以其嘗爲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衆加齊之平誠如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有所不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深惜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范曰古之事君者勿欺也而犯之後之事君勿犯也而欺之夫惟不欺是以有過必犯犯非子路所難也而不

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犯也

謝曰事君有犯而無隱

楊曰孔子嘗以由為行詐又以為佞故其問事君則告之以勿欺而犯之

侯曰事君非臣道也犯之謂非誠不可也

尹曰古之事君者盡誠而不敢疑犯顏以納忠也然則不敢犯顏而面欺者得為忠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伊川曰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

橫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范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道德仁義高明之事君子所達也勢利可鄙下賤之事小人所達也上達入於

上智下達入於下愚君子愈上小人愈下學問之道所以為上達也

呂曰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謝曰大受小知之別也以孟子出晝與孔子去魯之事

攻眾人之論疑其相去遠矣蓋事盡然

楊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已孜孜為善則為舜非上

達歟孜孜為利至於為跖非下達歟

尹曰達者達盡事理之謂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伊川解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又語錄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

力者將以爲亂 或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
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
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
說却 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
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范曰古之學者正心誠意以爲己也後之學者病人不
知所以爲人也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人
君之學所以行堯之道非徒言而已

呂曰爲己者自信而已邈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
不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修

謝曰爲己非不爲人而專於愛己特非爲人而學故也
若止於愛己則楊氏之爲我耳

楊曰爲己之學格物致知而已推之於天下國家乎何
有故舜在溪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若將終身焉及
其有天下若固有之爲人之學反是

尹曰學者本於爲己修己既至然後可以推而及人也
爲人而學者非務本之學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曰使乎使乎

范曰君子之患在於未能寡過能寡其過益莫大焉爲
人使如此可以事君矣

謝曰蘧伯玉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稱必習矣而察欲
寡其過者也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
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

楊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使者對之無溢辭而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

侯曰夫子常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則其爲人也欲寡其過而未能可知矣使者以此言之則知言矣故孔子稱之

尹曰語謙卑而事美善稱其主者也子曰使乎使乎稱其專對之善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范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亦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之象也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謝曰止其所也

楊曰思其出位而謀其政則失其分守而侵官亂政將無所不至矣

尹曰曾子之於孔子可見其志意之同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謝曰行不掩言非直欺人亦以自欺是以可耻

楊曰故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以此

侯曰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君子所以耻其言之過其行也

尹曰君子貴實行而恥虛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伊川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范曰聖人責已所以勉人也仁者樂天故不憂知者窮理故不惑勇者獨立故不懼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仁勇者入德之序也仁知勇成德之序也

謝曰君子之道不出此三者所謂天下之達德故夫子不居

楊曰三者備蓋聖之事孔子所不居故曰我無能焉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蓋言其所自者道則仁知勇之名亦泯矣

侯曰智仁勇三者唯聖能盡之故孔子不居

尹曰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故子貢曰此乃夫子之之事也成德者以仁爲先故先之以仁者不憂若夫進學者則以知爲先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伊川曰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畱以不暇而又問曰女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

范曰人不可以利同故方人者賢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不爲也夫我則不暇然則子貢爲不可也

呂曰方人非不謂之學然有急於方人者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謝曰聖人責人雍容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方人非智者不能謂之賢亦可但爲已者非所先也故曰我則不暇

楊曰孔子於三人行則得我師焉於方人乎奚暇
侯曰方人則近于作聰明矣非篤實爲己者所先故曰
夫我則不暇

尹曰方人者比方人之優劣也固不可謂之惡然非賢
者所急也故曰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范曰學者莫不患人之不己知而不強其所不能故
莫若反諸己而不願乎其外則充實而有光輝矣能爲
堯舜則有堯舜之譽何患人不知哉

謝曰求爲可知也

楊曰患其不能則亦求爲可知而已

侯曰君子修己而己人知不知非所患也

尹曰反求諸己不願乎外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伊川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范曰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不逆詐待人以誠故不億不
信見幾而作故先覺者是爲賢乎君子雖不逆不億而
邪正是非安危治亂未嘗不覩之於未然也先覺者知
者之事逆詐而億不信者心之僞故君子不爲也

呂曰不見其詐不逆謂人之詐不知其不信不億度人
之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獨乎事幾之先不
容詐與不信加乎已

謝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
堅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

覺之所爲先覺也

楊曰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此是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侯曰孔注云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怒人此理是

尹曰賢者之於事不逆詐以測之不億度而不信之也然而情僞幾微無所逃其明惟能先覺之是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橫渠曰栖栖依於君也固猶不回也

范曰夫子疾世之衰欲行其道而反之於堯舜三代此豈微生畝所得知哉

謝曰猶言吾豈匏瓜也哉

楊曰微生名孔子而語之子曰非敢爲佞也卑辭以對則微生必鄉黨之有齒德者以栖栖爲佞而不知執一之爲固其晨門荷簣之徒歟故以疾固反之

尹曰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固陋也孔子所以栖栖者以疾世之固陋也微生畝之流皆與聖人異趨不知聖人者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范曰驥雖有力而無其德則不可乘人雖有才而無其德則不可用古人之用才而敗者取其力而不取其德也力者所受於天德者所習於人學所以成德也人而

不學則其所受於天者不足以爲德矣乘驥而不以德必有奔車之敗况用無德之人乎

呂曰才受於天德繫乎學故君子尚學之功不以受於天者爲貴

謝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爲小人自古姦雄何嘗不才稱惟其無德是以必爲天下禍

楊曰驥不以力稱况君子而可以不尚德乎

侯曰所謂君子者德也力奚與焉

尹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范曰聖人之道如權衡之於輕重無私於物物亦無怨焉以德報德者人之爲也以直報怨者天之理也

謝曰以怨報德固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不直矣君子於人無怨也故無以怨報怨之理惟不若世之要譽

強仁苟以避怨惡之名者蓋其心不在怨惡誅之亦可所謂直也求不報之名而不誅者其不直乎

楊曰以德報怨以怨報德皆私也一有私焉曲在其中矣公天下之善惡而不爲私焉夫是之謂直 又曰以

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

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爲私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

不亦可乎曰然

侯曰以德報怨非所以報也以怨報怨非君子之心也君子以謂得失在彼我何與焉犯而不校可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理之順也

尹曰君子之用心公而已或怨或德非有矯飾盡其情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明道曰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又曰自下而上達者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曰釋氏唯務上達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則非道也 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伊川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或曰古之教人必先於洒掃應對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也今夫居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之然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亦豈外是哉然卒異於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夫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又曰莫我知也夫夫子以此發子貢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貢宜可與言也故以是發之 又曰王通曰知命者不怨天自知者不尤人王通

豈知所謂命者哉至如釋氏有因緣報應之說要皆不知命者也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 橫渠曰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而治已治已則無尤 又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又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范曰不怨天者樂天也不尤人者知命也下學所以窮理上達所以盡性窮理盡性則可以知天矣故知我者惟天也

呂曰不怨天不尤人則道在我矣下學而上達則天人一矣德至於是則其所獨知非聖人有所不與

謝曰天人物我上下本無二理不怨天則與天爲一無可怨不尤人則與人爲一無可尤下學而上達則上下一矣如此則人雖不我知我其自知矣我與天爲一謂之天知亦可 或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而後信 又曰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楊曰天德之公非以人欲之私所能知也故知我者其

天乎

尹曰天人事理本無二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自灑
埽應對以至乎窮理盡性本無二道也下學而已聖人
何所怨尤乎而曰莫我知也夫所以發子貢之問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范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道之將廢有命則公伯寮之
愬不足恤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如此
則不怨天不尤人也

謝曰雖公伯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公伯寮無如之何
楊曰子服景伯之言蓋尤人者故孔子畲以廢與之命
蓋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也如是

侯曰命天理也道之興廢順天可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尹曰君子於利害之際安之以命而已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明道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伊川曰賢者能遠照故能辟一世事其次辟地不居亂
邦

橫渠曰克己行法為賢樂已守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
而心之所至有差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
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
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雖近而

心之所至者不同

謝曰聖人不必遯世遯世者特舉世不見知而已賢者
隱居則辟世也知一國之不可爲不知一世之不可爲
其次也不知君不可以有爲禮貌衰然後去又其次也
至言而後去則亦晚矣其識有敏有不敏故也然其流
同出於辟世故不可與聖人去就同論聖人有禮貌衰
而去謂吾不能用而行者其道異此

尹曰臣師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雖以大小次第言之
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辟世者舉世不見知則隱
也辟地者不居亂邦也辟色辟言者遠恥於將形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伊川解曰七人後章所謂逸民者也仲尼曰雖有作者
虞帝不可及也作者蓋作於世者謂王者也此逸民而
謂之作者可乎蓋上承辟世辟地之言而云作此道者
七人矣大槩言作此隱逸之趣者七人矣不須分此四
目也此四辟者言逸民有此四者耳

橫渠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
者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范曰伯夷叔齊辟世者也虞仲夷逸辟地者也柳下惠
少連辟色者也朱張辟言者也故曰作者七人矣

楊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無悶確
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辟地若陳文子有馬十乘棄
而違之是也故爲次辟色謂禮貌衰則去之辟言則僅
免禍辱而已斯爲下作者七人豈所謂逸者是歟

尹曰臣師及張載皆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
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與

范曰知其不可而不爲者晨門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
孔子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夫不可在天而爲不爲
在已聖人畏天命故修其在已者以聽之天未嘗遺天
下聖人亦不敢忘天下雖知其不可得不爲哉

楊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
抱關擊柝爲祿隱者歟

侯曰天之生聖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以任之也聖人受
天之付與也豈敢恣然忘天下哉必知天之所以畀付
之意以斯文爲已任也如晨門者豈知此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淡則厲淺則
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明道曰孔子擊磬何嘗無心於世荷蕢知之果哉者果
敢之果也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輕議聖人

嘗無心荷蕢
於此知之

侯本云
聖人何

范曰荷蕢獨善其身者也故以夫子爲硜硜淡則厲淺
則揭知其不可則不爲矣夫爲一已易爲天下難自以
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果斯已而已不恤其
它近於楊氏之爲我故曰末之難矣

呂曰晨門荷蕢皆德之固也區區果於去就不知聖人

之仁無絕物之道也未之難矣猶云終之難矣

謝曰古之賢者多隱於抱關如石門荷蕢雖不知孔子其語亦有深意也特不知聖人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其真辟世之士與子曰果哉未之難矣彼其果於自信者吾言未易入也故無足詰難

楊曰聖人之時何容心哉當其可而已荷蕢以其有心譏之而不疑蓋莫之知而易其言也故曰果哉未之難矣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疑辭也則異乎荷蕢之果矣

尹曰晨門荷蕢皆隱者也其亦微生畝之流歟故孔子曰果如爾所謂亦豈難哉聖人之時中蓋不爲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范曰諒陰三年不言天子諸侯之禮皆然也高宗免喪猶不言言而得傳說故見於書書之所記者事也故孔子之所言者禮也

侯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人君當不言之時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高宗之事雖學者亦以爲疑

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方其無事而冢宰以統百官均四海爲職則諒陰三年使百官總已而聽焉何嫌之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范曰君者天下之表也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
効之故上好禮則民易使其理然也

謝曰禮達而分定則易使

楊曰上好禮則民志定而知所以事上故易使

侯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民志定則上下之
分正而易使也

尹曰君好之則民從之上行之則下效之皆在上之化
而已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

伊川曰修己以安百姓莫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

自我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 又曰君子修

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故中庸言鬼神

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此一段前更有

數語在顏淵
篇仲弓章

橫渠曰可欲可願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
已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修己
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下乎
范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楊雄曰人必其自敬也
然後人敬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自愛仁之至

也自敬禮之至也君子之道本諸身故修己以敬大器
先自治則能治人先修己則能安人聖人之治天下猶
天地之養萬物也無一物不得其養一民不得其所則
難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
己飢之故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堯舜以為病人君
可不勉哉

呂曰修己不敬則道不立進之則安人人者以人對己
進之則安百姓百姓者則盡乎人矣此堯舜猶病諸者
也修己以安百姓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謝曰修己舍敬以直內則不能安人安百姓則擴而大
之也使由也知求諸道則豈曰如斯而已乎故夫子謂
堯舜之道不越如此

楊曰修己以直內為主推之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然
後為至然天下不能無害民者雖堯舜其猶病諸故憂
驩兜遷有苗畏巧言令色孔壬

尹曰施於人者必本於己故君子以修己為本修己之
要欽以直內推而及物至於百姓皆被其澤猶天地之
養萬物無不得其所者其本皆在於身修故馴致可至
於天下平曰堯舜猶以為病者蓋以子路每以為未足
故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
賊以杖叩其脛

伊川曰或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似
莊周非也乃鄉里麤鄙之人不識義理者耳觀夫子責

之之辭幼不孫弟長而無述焉直至老而不死謂之賊
便可見其爲人也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責之適足
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奮

橫渠曰幼不率幼長無稱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
道也

范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雖夷俟猶不絕之聖人
教人各因其才若原壤之無禮非可以言喻也故深責
而以杖叩之教誨之道不一端也

謝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於世無補也亦賊夫天理
而已故以杖數其罪而語之

楊曰禮人不畜蓋亦自反而已謂之賊而叩其脛不已
甚乎若原壤蓋莊子所謂遊方之外者也故孔子切責
之畏其亂俗也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
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者能如是乎蓋惟原壤然後待
之可以如此

尹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所述老而不死皆賊天理者
也若原壤之放曠非可以言諭也故叩其脛而深責之
教諭之道非一端也觀原壤之母死而爲孔子歌則其
人可見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范曰先王之教學不躡等幼者有爲幼之事長者有爲
長之道童子而欲爲成人是學未至而謂之至行未成
而謂之成如拱把之桐梓不能養而亟用之於大豈不

天其天性哉

謝曰童子坐則在隅行則在後聽而弗問無與先生並行之理故曰非求益者

楊曰童子侍坐於先生居其位而與之並行是欲以成人自居豈求益者歟

侯曰童子而與先生並行則非求益者也

尹曰童子坐則隅行則左右聽而弗問今居位而並行幾於不孫弟者也何求益之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七下終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明道曰明日遂行言語不相投也

范曰靈公問陳則其志可知也故對之明日遂行夫子豈不知靈公之無道而入其國如靈公猶足用為善也况不為靈公者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亦不為苟去此聖人之行也

謝曰善戰者不陳陳兵之末也若致天討無敵於天下蓋將有征而無戰何陳之有

楊曰秦不用周禮詩人知無以固其國則為國以禮軍

旅非所問也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陳亦軍旅之末故問陳以是對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宜非君子所有事者然禮藏於器以爲用而天下之至賾存焉使靈公聞是而究其說則循而達之斯知所以爲禮矣聞而莫之省則知其不足與有爲也故明日遂行與孟子對齊宣王問齊威晉文之事同意

尹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畚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伊川曰君子固窮固守其窮也

范曰君子身有窮而道不可窮故困而不失其所亨小人貧斯約富斯驕困則必屈其志窮則不安其命故窮斯濫矣

謝曰子路尊聖人惡夫上下之無交也是以慍見夫子謂汝以修德而名達乎所以異於人者特固窮而不若小人之斯濫也知此則窮達不在我矣何窮之有

楊曰疑君子之不窮則無命無命則僥倖之心生故窮則濫

侯曰子路之慍見不受命者也苟不受命窮斯濫矣

尹曰君子之窮也則守道而不變小人則無所不至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范曰子貢之學病在於博而不能守約也故夫子問以教之子貢以已觀夫子則誠以爲多學而識之矣故曰然然其知足以知聖人多學而識之未足以盡夫子之道必有其上者故又曰非與夫子知其可以語上也故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直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子貢則先攻其失而後語以至要也

謝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孔子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而彫刻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楊曰子貢蓋嘗博之以文矣至是欲約之故告之以此然亦當其可也

侯曰聖人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而已何用多學哉子貢初疑而終喻故夫子告之曰予一以貫之尹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蓋不待其問而告曾子復溪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而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范曰德者自得於內而不願乎人知也楊雄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

子路以君子有窮至於慍見是修身而必欲我知也故曰知德者鮮矣所以責而進之也

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德者鮮故也

楊曰人不知德則無以入德故貧則怨窮則濫言此以救子路慍見之失

侯曰君子而知德猶飲食而知味也飲食而知味唯易牙能之故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則知道矣

尹曰知德者鮮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范曰聖人酬酢天下萬事之變其中心實無爲也舜得

禹咎繇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故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呂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與人爲善則人效其能夫何爲哉君猶心也天下四體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是之謂與

謝曰楊子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也

楊曰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皆天也舜何爲哉恭己奉天而已

侯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

尹曰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爲之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祈益 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更

一段在子張篇博學而篤志章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則不離於道道無往而不可故遠則蠻貊近則州里坐立登車莫不見之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則所見無非道也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內不足故必敷陳以告之使之自外而入也

謝曰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於無物與君蒿悽愴無異依依然無地可履故雖州里行

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教以忠信篤敬之道也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職疑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楊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必有事焉之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也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得矣

尹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子張於忠信篤敬有未盡焉書諸紳則欲事斯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范曰史魚一人之行也故曰直蘧伯玉衆可繼之行也
故曰君子君子有賢之德業者也

謝曰蘧伯玉近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史魚愛君
之意則多然明哲之所爲不如是

楊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焉故於蘧伯玉曰君子
哉蓋如蘧伯玉而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雖欲
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侯曰史魚之直知直而不知權者也知權則直在其中
矣蘧伯玉進退之間爲君子則知行藏用舍矣

尹曰史魚之所處謂之直可也然未若蘧伯玉之爲君
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范曰失人則在人者不得其所處矣失言則在己者不
得其所當矣皆非所以爲知孟子曰知譬則巧也夫欲
不失人與不失言皆可勉而能也而况聖人知周乎萬
物而道濟天下豈有一人不得其所處一言不得其所
當者乎

謝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與之
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則必有一於此矣

楊曰中人以上不與之語上則失人非成德也中人以
下與之語上則失言非達材也灼知人才之上下非知
者其孰能之

侯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矣

尹曰知者之於人於言蓋兩不失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伊川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先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范曰志士者志於道仁人者主於仁身之所重者生也苟有害仁則殺身以成仁况輕於生者其肯違仁以求之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楊雄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唯賢者能權輕重而取舍之仁人者聖人之次也

呂曰不私至德以私至德

謝曰仁人之死生無擇也志士於死生取義也方其舍生取義外物亦不足以間之故所成者仁

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不違仁其欲成仁則與仁人一也侯曰志士志於仁者也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義之當爲計較一生則害仁矣故曰仁人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

上別出

尹曰志士仁人雖於死生利害之際唯知有仁而已故殺身以成其德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伊川曰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

范曰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推而至於天下之善無所不取其仁豈不大哉顏淵問仁子曰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由己者自誠而明者也由人者自明而誠者也自明而誠者聖人兼之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爲聖亦必由此猶工欲善其事無不先利其器也

呂曰仁者兼容遍體不與物共則不達事賢友仁達仁之先務與

謝曰大夫在所尊而况賢者士在所禮而况仁者事之友之則必有敬心存焉如之何仁不自此生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其有所事有所友故也介甫曰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噉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

楊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輔仁之器孰利於此

尹曰欲爲仁者當先擇仁賢而從之猶工之先利器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獨於告顏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又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又曰行夏之時得其正也乘殷之輅質也服周之冕文也樂則韶舞盡善盡美也問政多矣唯顏淵然後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乃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中庸言三重蓋發明此意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與從周之文不悖從先進則爲時之敝言之彼各有當也

橫渠曰顏回爲邦禮樂制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范曰夫子之得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太平之事也顏子之才足以任此故以告之自閔子以下不及也堯畏巧言令色舜難佞人聖讒說殄行故命九官終之以龍作納言然則顏子爲邦何可以不放鄭聲不遠佞人也

謝曰爲天下以禮樂爲本當因襲帝王之迹而損益之
放鄭聲如大司樂禁淫聲慢聲遠佞人如遷驩兜放有
苗蓋亂德淫志不可以作心膂和民情非使顏子致戒
於斯

楊曰三代之相因有所損益而已後之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故告顏淵以是蓋舉其端使知所損益而已亦
從周之意也

尹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可謂
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
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道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伊川曰思慮當在事外

范曰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
生於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謝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近
憂古人有見幾於罷醴者似近之矣

楊曰邦分崩離析而莫之慮則季孫之憂其在蕭牆之
內必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好德如好色好義如好利好賢如好佞則可謂能
自克矣若此者夫子歎其終不得見也

楊曰世之好德無誠心則孔子知其已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范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
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
又以爲竊位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謝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
之竊位

楊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爲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
侯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范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焉是則可憂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
望人則賢者可知矣此責於人者薄也成湯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商頌曰湯降不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此人君躬自厚薄責於人也

謝曰惟反己者知無責人之理至於躬自薄則厚責於
人也必矣然則不能遠怨者蓋亦未知自愛故也

楊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近焉

侯曰不能責躬而責人無已知其取怨也

尹曰小人反是所以多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曰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

人亦末如之何也

謝曰不留情於無所奈何惟心無滯吝者能之此其意已極高明

楊曰不於可爲之時爲之則後雖欲圖之亦末如之何也

侯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尹曰事至於無如之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蓋謂此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范曰朋友講習爲日不足羣居言不及義則不可與人

德行小慧以爲知則不足與知道亦難以爲君子矣

謝曰言不及義則必放僻邪侈好行小慧則不可以爲大知其爲小人也必矣小慧與知雖相似其實不同

楊曰羣居言不及義而欲以察慧爲明非居易之道也
侯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爲惡而已又以小慧矜人則不及於禍亂者難矣小慧非知也察慧而已

尹曰君子義以爲質羣居而言不及之反以才知爲能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明道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伊川曰君子義以為體全於義也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孫不必言也

范曰義以方外也故君子集義以義為體則莫不有法度文之以禮故非禮不行言出於已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孫而出者亦孫而入故出之必以孫行之必以信居之以義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則可以為君子矣人君之道亦然民之所聽於君者以其有義也故當以義為體治人莫急於禮人君孫以出之則天下亦歸之國無信不立有此四者可以為國矣

謝曰日可見之行皆義以方外之事故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

楊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物為之容節所以行之也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為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偽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
尹曰義本也而以禮行之以孫出之以信成之斯可謂君子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范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求名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為虛矣如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范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矣楊雄曰名譽以崇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名者實之賓也

呂曰論為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語信道之至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謝曰病人之不已知者則務外務外者兩失之不病人之不已知則務實務實兩得之有實必有名沒世而名不稱無實故也先王之世鄉黨閭里為善者多無行修而譽不聞者是以名不稱為可疾後世禮義衰微始有潛德韜光四十年人無識者

尹曰名謂無善之可稱非求名譽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范曰君子忠人故求諸己小人欺己故求諸人求諸己者自修也求諸人者自棄也故君子之過日損小人之過日益

謝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尹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 又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范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

謝曰自矜則與人有別異之道然不期於爭羣居則與人有和樂之理然不期於黨

楊曰矜而不爲崖異故不爭羣而以和故不黨 或問

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尹曰小人矜持則必至於爭相與則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范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也

謝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楊曰聽言必觀其行故不以言而舉言在可底績而已故不以人而廢

侯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以言舉人言或中理不可以非人而廢言故不以人廢言 陽貨曰爲仁不富矣此言豈可廢也

尹曰若孔子於宰予孟子於陽貨者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精義卷八十五
十五
范曰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者以已之身為人之身以已之心為人之心已欲安故安人已欲利故利人三王之治天下惟恕而已矣

謝曰言恕則忠在其間無忠何所恕也推其道可以極於無我終身行之可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舍恕其孰可終身行之乎

侯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忠之用也忠且恕也雖聖人亦不越如是而已豈不可終身行之乎

尹曰學貴乎知要子貢之間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無我不出乎此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明道曰直道行毀譽公也

范曰彼善而我譽之彼惡而我毀之毀譽生乎人非生於我之私也故吾心未嘗有毀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有所毀必有所見矣彼賢而我賞之彼罪而我罰之此三王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故天之於人作善降之福作不善降之禍善不善在人而禍福降之天無私焉有心毀譽則非直道也

謝曰聖人本無毀譽心而物未嘗自毀譽也因物可毀可譽而毀譽之是非之心也此之謂直道三代之時民有士君子之行以此

游曰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爲是外乎此則爲非其所謂是者非惟聖人之所是天下亦以爲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爲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還以治之非故矯揉其性而爲不可順從之事也三代之君所以治者如此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

楊曰有所譽必有試焉則雖違道以干之不可得也三代之民得以直道而行者以此

侯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毀譽不私而已

尹曰孔子之於人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明道曰言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橫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范曰史之闕文夫子所以聞見足以及之然而必闕者示信也譬如馬可與人共則借人乘之不必專之也故闕疑所以與天下共使人皆得通之不必以身質之也今亡矣夫歎學者不然也

謝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楊曰事無徵則史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孔子猶及見

也今亡矣夫蓋悼時之益偷也

尹曰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如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也孔子謂吾猶及見之今則無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末也故華言無實則亂德小仁者大仁之賊也故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所以貴果斷也謝曰巧言則心馳於外故亂德小不忍婦人女子之愛也是豈足以成大謀

楊曰巧言必能成理故可以亂德小不忍則義不勇故亂大謀

侯曰巧言似是而非所以亂德小不忍則無舍弘之度所以亂大謀

尹曰慎言則可以成德忍性則可以成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范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原也

謝曰其不善者好惡之則是非特未定

楊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而不察焉則或蔽於私矣

侯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

尹曰孟子之於於陵仲子章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橫渠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人也

范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入則有大道有小入則有小道道本無體廣狹在人非由道也

謝曰人能徇道道不遠人人不求道道豈求人哉

楊曰推而行之放乎四海而準人弘之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道固自爾非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范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况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爲過若其能改則不爲過也

謝曰改非過也所謂如日月之食焉

楊曰過而改之則復於無過矣何過之有

侯曰改過不吝所以稱湯也
尹曰君子不曰無過而以改過爲美也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况其下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范曰聖人求道其勤如此而况其下者乎思而不學則殆故廢寢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之益也

謝曰非特以爲無益也止於思則殆故濟以學

楊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則學固不可以不思也然而未嘗學也而徒思焉譬之耕也未嘗種藝而惟耘耔之務則其無益也明矣

尹曰廢寢食以思不如學之益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范曰耕所以爲食也而餒存焉未必得食學所以爲道也而祿存焉未必得祿農夫不爲有餒而不耕君子不爲不得祿而不學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治其本不恤其末也

呂曰使人易憂貧以憂道則何所不至

謝曰貧賤困辱其來旣不可却而有道者能處能處則何貧之有是以能知重輕緩急者止於憂道

楊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修其天爵而人曾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爲大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之有

侯曰君子志於道食非所謀也志於食則害道矣猶耕

也本爲謀食非求餒也而餒在其中矣學本進道非求

祿也而祿在其中學者唯道之不進爲憂貧非所憂也

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祿在其中矣

尹曰耕所以爲食也而餒存焉學所以爲道也而祿存焉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所以治其本而不恤其末曾何以在外者而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明道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言爲學始末當如此爲政始末亦然

伊川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

知未有不能行者 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
仁能守之有諸已也 莊以涖之行已也 動之以禮在彼
而應也有始有卒者先後之序也 周孚先問此語是
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 仁能守
之者孳孳於此也 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
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 或者謂此事君如何
先生曰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
此也 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息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范曰知周於物故能及之仁有諸已故能守之 莊所以
自敬也 禮所以自立也 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必由此
四者所以能久而成也

呂曰德不據則雖得必失 德輕則民不敬 文則不足則
未善

謝曰此非仁知之盡也 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
若仁之盡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 莊以涖之動之以禮
亦所以養仁然苟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
曰未善也

楊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人欲或勝之雖得必失矣
仁能守之足以長人矣然而不莊以涖之則無方以外
而民不敬色莊而已動之不以禮則民將貌事之而心
不服故動之以禮然後爲善

尹曰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
以禮而後成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此則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也

范曰知其大則爲君子知其小則爲小人居仁由義大也利於一己小也君子之道大故人不可以小知抱關擊柝不以爲少祿之以天下不以爲多故可大受小人則反是故治國必用君子不可用小人夫子於君子小人每分別言之欲人君以此辨之也

呂曰君子不可以小事取知可以大事自受也故不能自名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小人反是

謝曰大受所得者大如受道之受大受則決不可以小知小知則決不可以大受蓋昔之善相馬者猶得其精而遺其粗物色牝牡或不察也亦何疑於學者

楊曰君子養其大體而已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反是

侯曰君子不器故可大受大受受道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可小知哉小人器識卑下反此者也

尹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明道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言不肖爲仁如蹈水火伊川曰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

民之不爲仁也。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范曰水火所以養人亦所以害人仁道甚易而不傷人民有蹈水火而死者而民畏仁莫宜爲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入於聖人去之則近於禽獸君子不以仁爲難故無終食之間違仁凡民之情以仁爲難故畏之甚於水火。夫子言此所以教民爲仁也。謝曰仁者非不死特非蹈仁而致死也是以異於水火水火能養人亦能殺人而仁未嘗殺人此所以甚於水火。

楊曰水火民賴以生民之於仁也其欲有甚於生者則

仁固有甚於水火矣冒利而蹈水火而死者有之未見蹈仁而死者則世之人喻利而不知害故也。

侯曰人非水火不生活是人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然赴水火而焚溺也是水火有殺人之理也故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至於仁則未見蹈而死者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如此仁亦可以人蹈而死也曰死於仁是義也非仁殺之也仁無殺人之理故也人爲仁而死之耳豈有盡人道而殺人者乎仁與義學者宜究其體用而默識之孔子只言仁而孟子言仁必言義義所以成仁也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仁也。

尹曰愚民之憚於爲仁也甚於水火故孔子之言澁切

如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明道曰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又曰善名在外則可讓矣

范曰仁道在己則克己復禮惟之於人則博施濟衆惟力行而已雖師長無所讓爲仁由己非由人也

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教人故不以師道自讓

謝曰爲仁由己師何與焉人爲之己亦爲之非不讓也如聞斯行之者

楊曰講學宜有讓於師至於天下歸仁則雖欲讓將安所讓乎

侯曰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雖欲讓於師得乎

尹曰師長猶無所遜况它人乎聖人勉人爲仁由己者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明道曰諒與信異貞大體是信諒必爲也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范曰孔子之教人未嘗不以兵食可去信不可去不能正固而守信亦未足以爲君子也君子之道不失其正則信在其中矣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直躬證父尾生守死非不信也其可以爲正乎謝曰諒有硬硬之意貞而不諒豈以正行者也哉

論語精義卷八
二十四
楊曰君子正而已不諒而為固 或問君子可不諒乎
曰惟貞故可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侯曰貞非固也而有固之象焉君子堅貞而義以行之
故曰君子貞而不諒諒信之固而小者也子曰豈若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

尹曰正則諒矣諒則未必正也尾生者非不諒也其可
以為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范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非謀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言責者盡其忠則受祿而不愧矣先事後得先勞後
祿事君之義也

謝曰人浮於食食其焉往

楊曰庶官所以代天工也代天其可不敬乎不敬其事
而先食則是矯誣以徇利耳其得罪也將安所禱乎

侯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
若專以食為事則廝役之志也不敬孰甚焉故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者此也

尹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故欽其事而後食非為
舖啜也 又曰君子之仕祿食在所後事則始終皆當
敬故不以先後言

子曰有教無類

范曰凡人之性惟在所教善惡無類也教之以善則為善
類教之以惡則為惡類詩曰螟蛉之子果羸負之人君
之治民學者之教人一也善治民者後世之民可使為

堯舜之民善教人者中才之人可使有聖賢之行也
謝曰善不善何常蹈之則爲君子捨之則爲小人豈有
類哉

侯曰修道之謂教豈有類哉有類則非修道也僞也
楊曰苟以是心至雖互鄉童子見不以難與言而不與
進

尹曰人性無不善也教之以善則成善類教之以惡則
爲惡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橫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
相爲謀

范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爲謀學聖人之道者不
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爲欺僞者同謀
所趨不同故也

謝曰不同術也
楊曰若伯夷伊尹之去就難相爲謀矣 或問曰道不

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曰天下殊塗而同歸
故道有不同者塗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趣則一也

若伯夷伊尹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侯曰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不可相爲謀

尹曰道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所趨異所趨異則豈
可與謀哉

子曰辭遠而已矣
橫渠曰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范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辨給華藻文過其實者妄人也

謝曰不辭費也

楊曰辭尚體要貴達而已不以文爲尚

尹曰辭所以達意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范曰聖人之於人無所不盡其誠見瞽必有敬焉事事而相之所以教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也推之天下則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弟子詳記之以爲後世法也

謝曰觀聖人誠意如此必無欺瞞室之理

楊曰聖人之於人無非道者曰某在斯某在斯之類使其知之是乃相師之道也

侯曰瞽者有所不知不見故及階及席皆告之而又曰某在斯某在斯蓋相其所不知不見而不使師至有過之地也聖人御物之道其仁如此

尹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上終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橫渠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
中矣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范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之言公而無私一而不
二故疑冉求教季氏不爲逆詐知季孫憂在蕭牆不爲
億不信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其言如著龜
唯出於至公至一之心是以言而必中也

呂曰均則貧富等故無貧和則多助故無寡安則人懷
故無傾

謝曰社稷臣在社稷之內者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
求又欲代顓臾而附益之夫子所以漢罪之謂其瘠魯

以肥三家 又曰虎兕出於柙謂季氏龜玉毀於櫝中
喻公室三家強則公室必弱矣 又曰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可也豈以顓臾固而近於費爲憂哉不患寡而患
不均均無貧也不患貧而患不安安無傾也均則不積
於有餘故均無貧和則無相爭不足之患故和無寡以
此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何止保四封而已

楊曰季氏之伐顓臾其大欲不過廣土衆民利其有而
已其次以爲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也故孔子以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告之蓋知均無貧則不必利其有
知和無寡則不必廣土而衆民知安無傾則後世必爲
子孫憂皆過論也而二臣者不能救此孔子所以謂之

具臣與然冉求爲季氏聚斂矣蓋用事之臣也故獨責之

侯曰孔子反覆語二臣者責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居其位也器識窄狹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尹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魯地也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是吾社稷臣也當是時季氏已強公室益弱冉求爲相而不能救之又爲之辭孔子所以罪其言也虎兕喻季氏龜玉喻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范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矣天子希不失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諸侯希不失其國者矣陪臣執國命者三世大夫希不失其家者矣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必久而後失之力有大小德有厚薄其理然也蓋周自昭王故其世短道微缺至幽王而亡十世矣魯自宣公三家始強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於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過此矣又曰天子之政未嘗不在公卿諸侯之政未嘗不在大夫公卿大夫皆賢也則政出於君矣惟其非賢是以君弱臣強政出於下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者上誦箴課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未嘗不議

也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民言得達於上則下無所議也

楊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又曰庶人不議者百姓謂我自然莫知爲之者何議之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范曰魯自宣公祿去公室至定公五世矣祿之初去公室大夫猶有未專政者也政逮於大夫無不專者四世矣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又失之故二桓之子孫亦微矣

呂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其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爲等庶人不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

謝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如災異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政逮於大夫至如今四世矣三桓子孫不微何待冉有季路不知也而猶欲強之

楊曰所以徵前說也

侯曰世道交喪君不君臣不臣其能久乎

尹曰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者也諸侯專之逆天理也未有能過十世而不亡者愈逆於理則其亡愈近故大夫

不過五世陪臣不過三世唯天子有道則政不在下而衆庶無得而議當時三家竊國已四世矣其子孫安得不微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橫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友之損益皆同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益友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損友也人君所友繫一身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可不慎哉

呂曰友直則知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習於容善柔能爲卑屈便佞習於口才友便辟則德不修友善柔則志不立友便佞則過不聞

謝曰志無所憚則滿謂人莫已若則亡有志於道者可自省也友直諒多聞則心常歉然矣友便辟善柔便佞則必自滿

楊曰直則不回諒則不欺多聞則畜德故可資以爲益便辟則不正善柔則無責善之義便佞則禦人以口給皆非能忠告而善道之者也故損

尹曰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爲損益有如是者可不慎擇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橫渠曰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驕樂

侈靡宴樂安安 又曰樂驕樂佚遊宴樂則不能從義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樂之損益皆同禮所以修外主
於敬樂所以修內主於和外貌莊敬則作事可法中心
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爲節此益者之樂也樂
道人之善則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故舜隱惡而揚善
大有之世遏惡而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人君有天下
則當友天下之善士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樂多賢
友也丹朱慢遊是好傲虐是作驕樂也太康遊畋十旬
不反佚遊也桀紂幽厲以酒亡國宴樂也人君所樂繫
一身之安危天下之存亡可不慎哉

呂曰節禮樂則義精通道人善則道弘多賢友則德有
輔驕樂則淫佚遊則荒宴樂則惰

謝曰節禮以樂節樂以禮則常莊和能樂道人之善則
必不伐善樂多賢友則志在成德而不在聖 誤人驕樂
佚遊宴樂皆所謂醜毒不可懷也

楊曰節禮樂以進反爲文則無銷放之弊樂道人之善
則與人爲善者也樂多賢友則樂取人以爲善者也故
益驕樂則傲佚遊則荒宴樂則怠宴安也故損

尹曰禮有節則不離樂有節則不流樂道人之善是與
人爲善樂多賢友以成己之德驕樂侈靡也佚遊也宴
安也三者其爲損益也如此君子之於好樂其可不慎
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范曰君子養其內心故言無不中理欲無此二愆者在修其內而已矣

呂曰躁則不重隱則不忠瞽則不強

謝曰時然後言所謂時當其可也

楊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也躁者以言飶之隱者以不言飶之皆穿窬之類也瞽者則人言皆失矣愆孰甚焉

侯曰愆過不及也言得其時則無過不及矣

尹曰時然後言則無待君子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或問孔子言血氣如何伊川曰此只大凡言血氣如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禮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

范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故舜老期亦倦于勤志氣無時而衰故曾子將死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其少未定其壯方剛其老既衰者血氣也戒之在色在鬪在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之所動是以孟子養浩然之氣孔子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呂曰少則動壯則好勝老則收斂皆氣使然唯君子以德勝氣

謝曰勝德者不為血氣所使故持其志無暴其氣以養之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有所

不脛此非義心勝血氣勝故也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
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不隨
血氣盛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楊曰血氣之剛故盛則強衰則弱強則尚勝故戒在剛
弱則屈於物欲故戒在得若夫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矣尚何盛衰之有

侯曰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終日兢兢尚何血氣盛
衰之可戒哉此成德也學者則當恐懼修省無終食之
閒違仁故有爲此三戒

尹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爲血氣所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伊川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身之重畏大人如此

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范曰君子修其在己者而聽其在天者故畏天命大人
者王公卿大夫之在位者也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
趨故畏大人聖人之言天也故畏聖人之言小人行險
以徼倖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明於人倫不嚴於君
臣故狎大人淺不可以測深小不可以知大故侮聖人
之言

呂曰心服曰畏畏天命者吾命之所由出大人者吾身
之所以制聖人言者吾德之所以入無大於三者大人
乃王公大人之稱

謝曰天命不僭大人若天者也聖言談天者也畏之故

事之小人所以不畏特不知此故也

楊曰畏天命所以事天畏大人所以貴德畏聖人之言所以尊道

尹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伊川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才也

范曰此言聖賢之性分所以戒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此所以勉困而能學者之爲上也聖人之於人或戒之或勉之皆所以導人爲善是以言各有當也

謝曰生而知不待學學而知不待困人皆有聖質特念不念敏不敏異爾困而學者知困然後能強勉以求復其初及其知之一也

楊曰生而知之者不息而得也學而知者息而後得也困而學之則出於強勉而已雖其資不同及其知之則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侯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然聖人未嘗不學焉學之能

范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夫子之門人蓋不爲少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伯夷伊尹是也尹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門人爲不少矣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伊尹傳說之徒則不能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伊川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范曰知景公之富不如伯夷之餓則可謂志士仁人矣程頤疑此錯簡當屬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謝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質美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不累於窮達者也隱居以求其志非愛身以自佚行義以達其道非志於功名、
楊曰湯之不可探人之所知也世非嬰孺狂疾未聞有探湯則寧復有爲不善者乎此明乎善者之所及也故聞其語又見其人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達可行於天下者不能及也充此道者其惟伯夷叔齊乎是故當時孔子聞其語而未見也

侯曰民不稱其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尹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臣師曰疑此錯簡當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志也

伊川曰孔子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如此學必待其自肯

范曰興於詩故不學詩無以言立於禮故不學禮無以立夫子之教伯魚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也呂曰君子之教其子其法如是

謝曰心氣和則能言知分定則能立

楊曰陳亢聞伯魚之言而知君子之遠其子也引而伸之如此然後爲善學 又曰君子之遠其子若使孔子

與經常相親則必知其學詩學禮之詳不待今因其過
庭乃曰學詩乎學禮乎則其未嘗私親之也故陳亢以
是知之

侯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標準學而不得聖人之心皆外
馳私意也何以見之吾於陳亢問伯魚及退而喜之心
見之矣孔子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地四時萬物生於
其中未嘗物物而彫刻之其舍子貢曰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聖人之心也陳亢以私已之心期孔子故以異聞
問伯魚而伯魚曰未也聞詩聞禮耳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是亦私意也異聞是陳亢以常人愛子之心問
也退而喜以常人自私之心喜也聖人之於子才不才
亦各言其子也未嘗邇也未嘗遠也親親之道亦人倫
之理盡其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若充陳亢之心
以學聖人日見其離道矣

尹曰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異於門人哉故陳亢以爲
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范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
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
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

謝曰欲以正名分也

楊曰當是時稱謂不正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嘗言之
侯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爲夫人小君者

文政辛卯

多矣故如此言之
尹曰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文政辛卯

